

★两性战争  
□阿源(管城区)

## 颜色预警

这晚,我在棋牌室看朋友老李与一个叫大龙的人下围棋。下了两盘,不知谁说了一句:“乖乖,怎么这么快就到十一点了?”话音刚落,只见大龙触电一般弹起,连说不好意思,家里有急事,说完,慌慌张张走了。他是走了,可手机放在桌角却忘了拿。

这时,那部被遗忘的手机突然叫了起来:“老婆大人来短信啦!”几分钟内,连来三条。老李和大龙很熟,怕他家有什么紧要事,就打开看了,看完,哑然失笑。原来,三条短信分别是:“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

老李笑着告诉我,大龙是妻管严,他老婆在气象台

工作,动不动就给他预警,这回他肯定是过了回家限时,麻烦大了。

没一会,大龙气喘吁吁回来了,老李把手机还给他,并半开玩笑说:“顶住,风雨过后就是彩虹。”大龙嘿嘿一笑:“放心,现在天气预报不准。今天的棋先封盘,明天我们接着下。”说完,匆匆离去。

次日,棋牌室再见大龙,他已面目全非,肿了半边脸,胳膊还缠着绷带,惨不忍睹。我和老李面面相觑。老李吃惊地说:“你老婆下手这么狠?”大龙说:“嗨!别提了,昨天回去我光想着怎么样解除警报,一不留神摔坑里去了……”

★出奇制胜  
□李福中(二七区)

单位发挂历,有梅花、竹子、山水、明星几种图案的。

梅花这种图案的挂历,有“梅开富贵”四个大字,而且梅花姿态各异,花朵颜色不艳不淡,很是赏心悦目,大家都照这种象征吉祥的挂历使劲。我去晚了一步,这种挂历已经“没货”了,只好选了其他一种。

张老师上课回来了,我告诉他去拿挂历,并告诉他他还剩三种了,那种梅花图案的已经让人抢没了。他听了,就去拿挂历。不一会他回来了,谁知拿的却是梅花图案的挂历。我吃惊地问:“这种不是没有了吗?是不是你先和总

## 智取挂历

务主任打了招呼,特意给你留一本呀。”“哪里哪里,我哪有那么大脸面呀。”他嘿嘿一笑,说,“我告诉你吧,从咱们办公室出去,我并没直接去总务处,而是去了女教师最多的数学组办公室。看到梅花图案的挂历确实很好,而且他们办公室的大多数人都拿的是这种挂历,我便心生一计说,你们怎么都要梅花图案的挂历?‘梅花’和‘没钱花’中的‘没花’谐音,大过年的,‘没花’、‘没花’老挂在嘴边多不吉利呀。说完,我就去总务处等了,到那刚坐下,数学组几位岁数相对较大的女教师便拿着梅花图案的挂历来总务处换……”

★家有仙妻  
□顾欣(惠济区)

结婚后,老婆总是嫌我赚的钱少,在我面前经常提到某某某老公如何如何,一月挣多少多少钱,这让我很是难受。

那天,我看了一本书,书上说“成功人士都是极负远见的!”看完此书,我茅塞顿开,是啊!我之所以一直比较失败,就是因为我没有远见啊!想到这,我对老婆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比较失败?”老婆说:“因为你笨啊!”我反问道:“不对!,我一点都不笨,主要是因为我以前缺乏远见,你想想当初小赵叫我炒股,我没炒,谁想

## 缺乏远见

到现在长了这么多!”老婆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我接着又说:“还有我们住这么小的房子,当初我们要借点钱,就能买套大的,现在房价涨这么高!哎……”老婆听了,又点了点头,“还有谁能想到老马能当上局长,早知道就得和他搞好关系,可我偏偏和他关系不好……”我正说得欢时,老婆突然狠狠的点了点头,打断我的话,说:“是啊!你说的很有道理,早知道你这么没用,我当初根本就不嫁给你!”

★啼笑皆非  
□王留强(中原区)

## 实在难忍

我们办公室的小苏和小罗,闲下来的时候经常喜欢争论一些事情,有国际国内的热点新闻,也有家常里短的芝麻丁点小事,而且争论起来常常是你一言我一语没头没尾。我是他俩的老大哥,在他们每次争论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总是当个和事佬,免得这种无谓的争论时间一长闹得脸红脖子粗,影响同事关系。

周末下午,小苏和小罗又争论起来,俩人唇枪舌剑,越辩越激烈。小苏似乎占了上风,一点也不给小罗还口的机会。小罗呢,可能由于激动,脸色涨得通红,

他捂着小腹稍弯着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正要调解,突然,小罗对小苏大吼一声:“够了,我已经忍了很久了!”说完扭头向外跑去。我一看,坏了,小罗肯定生气了,我赶紧跟着追了出去。由于慢了一步,出门就不见了小罗的身影。

我在走廊里转了一会,心想这可怎么办,如果两人以后真为此闹了矛盾,科长知道我在场,还不得口我。正想着,只见小罗从洗手间里出来了。我正要上前劝他,小罗说:“刚才我憋得实在受不住了,这下好了,小苏不在屋,我们接着来。”

★世态万象  
□王广胜(中原区)

## 如此办事

续就行了!”

我半信半疑,跟老李又进了派出所,一进户籍室,老李就看墙上的版面,瞅墙角的垃圾,还用手摸摸窗户玻璃,我想老李搞什么鬼啊!再到户籍民警那里,他的脸上竟洋溢着笑容,态度可亲,说话文明,我一说盖章的事,他立即工工整整给我盖了章,我临走他还说了个再见。

我出门等老李,满脑子莫名其妙,这时候我身边有个民警在打电话,只听他说:“可能是暗访的,也不知道那个部门的,什么都看,特别看卫生看得仔细,刘所长,你赶快回来一趟吧!”

本版插图 孙昱

## 酝酿情绪

他说:“没关系,今后好好学就行了。”在我不住地安慰下,儿子止住了悲声。

昨晚,我又开车去接儿子,又是等了好久,还没见儿子出来。我有些等不及了,便走进了学校。我刚走到教学楼门口,就听有个学生问我儿子:“张东宇,你怎么还不走呀?”儿子答道:“今天不是拿到语文的期末考试成绩了嘛,我正酝酿悲伤的情绪呢。要是我现在不悲伤,待会儿见到我爸爸我就哭不出来了,我要是哭不出来,今天晚上我就会哭得更厉害了。”

我对儿子的学习抓得很紧,只要他考不好,我往往揍得他痛哭流涕,为此儿子也很怕我。虽然总揍他,但我对儿子很关心,儿子上学比较远,我每天都是开车接送他上下学。

前天下午,我又去接儿子。在小学校门口等了好久也没见儿子出来,我正在担心,只见儿子满眼泪花地从学校里走了出来。我着急地问:“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儿子抽泣着说:“爸爸,我对不起你,我这次期末考试算术考砸了。”见他如此,我的心也软了,赶紧安慰

# 盗墓笔记

(五)

□南派三叔

**本期读点:** 三叔要的东西很刁钻,恐怕是故意为难,因为这些东西寻常店里还真没有,才买了一半就花了近一万块钱,我心里这个心疼,直骂这老狐狸:这么有钱还死抠门。

**我们发现了一个尸洞**

我心花怒放,心说到时再说,嘴上道:“出门在外你让我干吗我干吗!”

三叔无奈道:“我们俩还不能事,明天得再调些有经验的伙计,我解这字画,你帮我置办东西。”他迅速写张条子给我,“千万别买假货,准备套旅游行头出来,不然还没到地方就先被拘留了。”

三叔要的东西很刁钻,恐怕是故意为难,因为这些东西寻常店里还真没有,才买了一半就花了近一万块钱,我心里这个心疼,直骂这老狐狸:这么有钱还死抠门。

三天后,我、三叔、俩淘沙伙计,还有买龙脊背货色的小伙子,五人到了山东瓜子庙往西100多公里的地方。

这地方真只能说这就是一地方,什么都没。我们先长途汽车,然后长途中巴、长途摩托、牛,最后从牛车下来

时,前后左右看还是什么都没,之后前头跑来一只狗,我三叔拍请来的向导,“老爷子,下一程咱骑这狗吗,恐怕够戗啊!”

“不会,”老爷子大笑,“这狗是报信的,最后一程什么车都没,得坐船,船靠狗带过来。”

“这狗会游泳?”

“游得可好咧,游得可好咧,”老爷子看着狗,“驴蛋蛋,游一个看看。”

那狗还真有灵性,真跳到河里游了一圈。上来抖抖毛,就趴地上吐舌头。

“现在太早,船工肯定没开工,咱们先歇会儿。”

我看表:“下午两点还没开工,什么作息时间啊?”

“就他一个船工,他最厉害,什么时候开工全听他的,能把人急死。”老爷子笑笑,“没办法,河神爷只卖他面子,别人只要一进山洞就出不来,就他没事。”

“哦,”三叔一听到山洞,马上拿出翻译好的地图,他一拿出来,我们马上凑近看,只有那小伙子还是坐在一旁。

我二叔的伙计好相处,都是实在人,就这人像闷油瓶,连屁都没放过一个,只是直勾勾看着天,好像忧愁天会掉下来。我最初还和他说话,后来干脆懒得理他。

“还真有河洞,就在山后面。”三叔说,“老人家,这山洞还吃人?”

老头子呵呵一笑:“上几代留下来的话了,我也记不清。河道没通时村里都说有蛇精,进去的没一个出来过。后来那船工的太爷爷从洞里撑个小船出来,说是外头的货郎,你说货郎哪有扛只船到处跑的?大家都说他是蛇精变的,他太爷爷就笑,说船是隔壁村里买的,不信可以问。他们跑去一问,真是那样,别人还以为洞里的妖怪没了,结果几个胆大的去探洞,又没出来。只有他家的人能出入,你说怪不怪?后来他们家就做这行一直到现在。”

“狗没事吗?”我问,“它不是报信吗?”

“这狗也是他家养的,别人家别说是狗,牛进去也没



连载

中国友谊出版社

怪要等时间才能过,那船工小时候恐怕也……”

“不会吧!”我吓得寒毛倒立。闷声不响的小子脸色也变了。

另一伙计是个大汉,人称阿奎,块头和拉车那牛差不多大,胆子却小,轻声问:“那尸洞到底是什么?”

“不知,我在山西太原也到过这么一个洞,那是日本人堆尸的地方,凡有尸洞必有屠杀,这是肯定的。那时在那做实验,把狗、鸭子放在竹排上然后架上摄像机,推进去。那洞最多一公里多点,我准备了电缆,可等电缆都拉光那竹排也没出,不知漂到哪儿去了。后来拉竹排才拉了没几下,突然就翻了,然后……”三叔手一摊,“最后只看到一半张脸,离屏幕太近看不出是什么东西。要过这种洞,古时都是一排死人和活人一起过,否则有进无回!不过,听说山西那儿有人从小就喂小孩吃死人肉,尸气积在体内,到长大就和死人没两样,连鬼都看不见他。老爷子,船工是不是山西的?”

老头子脸色微微变化,摇摇头:“不晓得,那是他太

了。”

“这么古怪?政府不管?”

“那也得有人信才行。”

老头子敲敲旱烟管。

三叔皱眉拍手:“驴蛋蛋,过来。”

那狗屁颠屁颠跑过来了,三叔抱起他一闻,变了脸色:“不会吧,难道洞里有这东西?”

我也闻,一股狗骚味呛得我一阵咳嗽,狗主人真懒,不知多久没给它洗澡了。

叫潘子的伙计哈哈大笑:“你想学你三叔还嫩着呢。”

“死狗怎么这么臭!”我直犯恶心。

“它小时候就吃死人肉。”三叔说,“那是尸洞,难